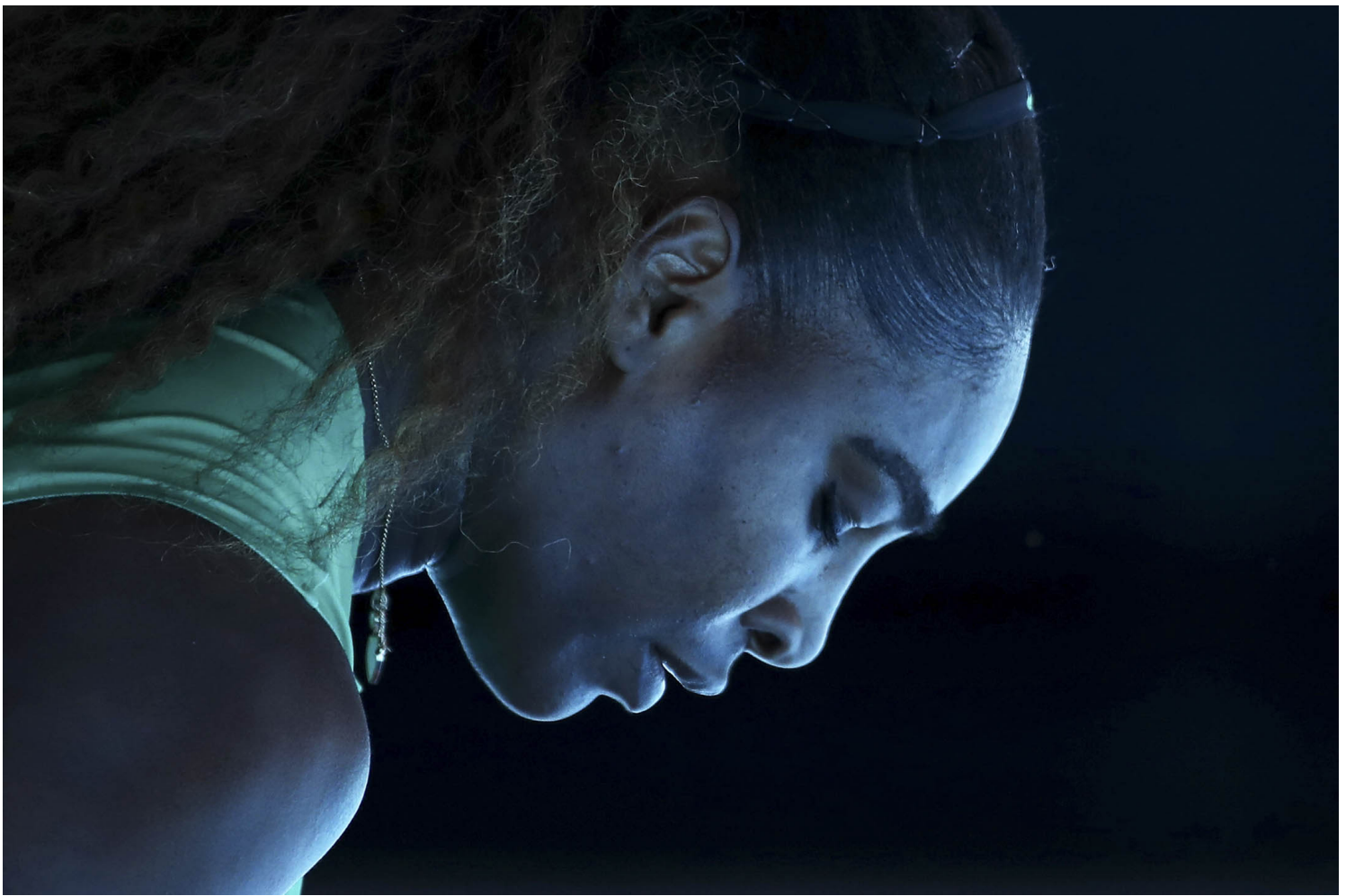


评论 深度

优雅白的反面：小威廉丝，新世纪女网的肌力与肌肤

原本崇尚“优雅白”的女网，因为大小威廉丝黑色力量的冲撞，在本世纪展现出崭新的肌力与肌肤。



2019年1月23日，小威廉丝（Serena Williams）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比赛。摄：Cameron Spencer/Getty Images

刘昌德 | 2022-09-08

网球 小威廉斯 嘻哈 深度 运动 种族主义 刘昌德 评论

（刘昌德，大学新闻系教师，偏执的球迷）

小威廉丝（Serena Williams）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（The U.S. Open）止步第三轮，赛前她在Vogue杂志上暗示退休，因此咸认一代名将会会在亚许球场（Arthur Ashe Stadium）卸下战袍。虽然小威并未松口，但这猜测极为合理。

因为小威首座大满贯赛（Grand Slam）女单冠军，就是时年17岁的她在上世纪末美网，击败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辛吉丝（Martina Hingis）所拿下。在这23年间，小威豪夺23座大满贯女单冠军，远远超车比她早成名的姐姐大威廉丝（Venus Williams），也超越上一代女网巨星葛拉芙（Stefanie Graf）。

以女单大满贯数量来说，小威是1968年后公开赛时代的女网第一人，成为众多网球迷心中的女网GOAT（Greatest of All Time，史上最强）。不过要被各拥其主的球迷承认具备GOAT资格，奖杯数只是必要条件，而非充分条件。夺冠次数之外，小威更改写了女网的美学政治：原本崇尚“优雅白”的女网，因为大小威廉丝黑色力量的冲撞，在本世纪展现出崭新的肌力与肌肤。

优雅的反面：重塑女网的肌力

强调肌力的球风，是由科技、医学、与商业力量交织而成的新时代网球面貌。小威廉丝就是当代女子强力网球的代表人物。

如许多球迷熟知，小威快速而精准的发球、深远而刚猛的底线抽球，宰制了21世纪以来的女子网坛。

过去普遍认为女子球员受限于肌力与耐力，因此相较于男网，女网更强调华丽技巧的全面球风。这种网坛性别差异，随著威廉丝姊妹的崛起与宰制而推翻，包括后起的莎拉波娃（Maria Sharapova）、与新世代的大坂直美，都以强力球风重塑了女网赛事的风貌。

小威其实不是女子网坛强力球风的“始作俑者”——1990年代的女网名将葛拉芙与莎莉丝（Monica Seles），被视为女子攻击型底线选手的先驱——但凭借著更优异的体能条件，加上凌驾对手的自信心与专注力等心理素质，小威把强力网球提升到更高境界。

女网在1990年代后期的改变，并非所有人都欣赏。跨世代的诸多好手，对大小威重写女网球风不表认同。例如上一世代的莎芭提妮（Gabriella Sabatini），在大小威制霸初期就批评说“（大小威）球打得太用力”，“（威廉丝姊妹）以前的女网赛应该比较好看”，因为由“蛮力”主导的球赛不够多元有趣。

还有更多球员认为，威廉丝姊妹宰制对手的肌力与耐力“违反自然”、甚至是“不公平的”。海宁（Justine

Henin-Hardenne) 2001年美网第四轮输给小威后抱怨说,“她那么壮、那么猛、又有力。我能怎么办?” 退休后常担任女网赛事球评的一代名将艾芙特(Chris Evert),甚至在大小威崭露头角的1990年代后期就感慨说,这对姊妹凌驾一般女子选手的运动能力,大概“只有亚马逊女战士才能与她们匹敌”。



2018年9月6日,小威廉丝(Serena Williams)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一场赛事发球。摄:Julian Finney/Getty Images

事实上,由肌力与耐力构筑的强力网球,并不是小威等非裔运动员天生条件“太犯规”才能采用的独门球风,而是涵盖男子网球的全面性现象。

因为制造技术的发展,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拍面且更轻巧的新世代碳纤维球拍,让底线型球员较易于击出强劲而刁钻的旋球。近年来医学与运动训练设备的进步,职业球员得以透过更专业有效的训练、更高科技的医疗方式,提升肌耐力并延长职业生涯。

职业网球协会的商业考量,同样发挥关键影响力。为了降低球场维护成本,他们舍弃较难维护且球速较快的传统草地球场,大量改用橡胶压克力加沥青的硬地铺面。硬地球场的弹跳较高较慢且较规则,有利于底线型球员,也终结了配备“极速Ace”绝杀武器的随球上网型选手的美好时光。

在硬地球场上,底线型球员占据了绝对优势。他们利用强大的击球力量,将球击向对方的底线,迫使对方回球。这种打法在硬地球场上尤为有效,因为硬地球场的弹跳较高,球速较慢,且规则较为严格,有利于底线型球员的发挥。

在慢速球场上，经田生科专业训练提升爆发力与续航力的新世纪职业球员，手持新式球拍，站在底线网端长时间强力挥击对抽，构成当前网坛顶级赛事的基本面貌。除了坚持老派全面球风而独树一帜的费德勒（Roger Federer）之外，攻击型底线成为本世纪网坛最强势物种。

强调肌力的球风，是由科技、医学、与商业力量交织而成的新时代网球面貌。小威廉丝就是当代女子强力网球的代表人物。

生物性的反面：非裔球星的社会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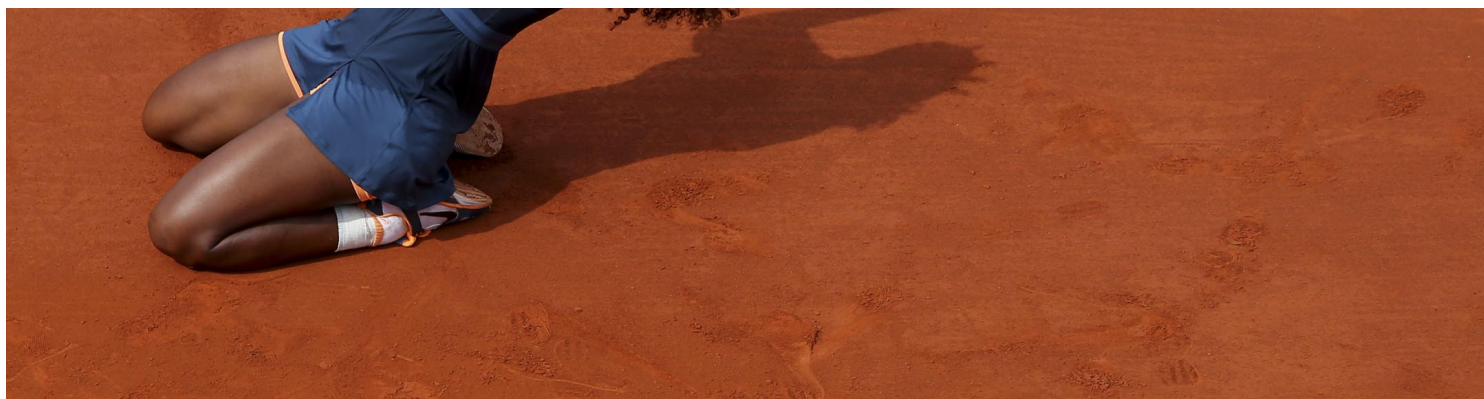
>种族歧视者更没看到的，是社会其他领域对黑人的歧视更甚，导致许多年轻非裔美国人没有其他机会，只能借由运动表现脱贫。

强力网球与种族无关，但网坛仍旧有人坚信，威廉丝姊妹的宰制力源自于黑人“与生俱来蛮人般身体素质与运动能力”。例如大威青少年时期在西部银行精英赛（Bank of the West Classic）惊艳首秀，记者就以充满“野性非洲”的想像，描述她有著“芦苇般修长的四肢”，所以能“像黑斑羚一样”在球场灵活移动。

认为非裔美国人或台湾原住民等特定人种是“天生运动员”，来自于刻板印象强化下的种族歧视；近年来这说法更结合基因科学、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片面说词（黑人数世纪以来遭奴隶制度迫害，“适者生存”下体能较佳的黑人得以留下后代），演变为所谓“科学”或“生物”种族主义，强调黑人因为基因差异而“运动细胞发达”。

科学种族主义者认定大小威廉丝傲人的肌力与爆发力来自非裔基因，小威的GOAT资格，因此是“自然的”（natural，来自基因）、也是“不自然的”（unnatural，异于白人女性），甚至是“超自然的”（supernatural，作为网坛超能女力）。





2013年6月8日，法国网球公开赛，小威廉丝（Serena Williams）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庆祝。摄：Julian Finney/Getty Images

但种族主义强调运动员的“生物性”，而忽略了“社会性”。非裔菁英运动员凭借的并不只是身体素质，更需要长年努力与专注训练。种族歧视者更没看到的，是社会其他领域对黑人的歧视更甚，导致许多年轻非裔美国人没有其他机会，只能借由运动表现脱贫。

出身洛杉矶黑人区康普顿（Compton）的威廉丝姊妹，据说小时候在社区球场练习时，不但要学打球，还要学会听到枪声时趴下躲子弹。好莱坞励志片《王者理查》（King Richard）中，描述威廉丝姊妹的爸爸理查（Richard Williams），即使受尽邻里嘲笑、小混混欺凌，也要费尽心机“兑现”两姊妹的网球天分。因为网球是最可能让一家人脱贫的途径。

由于在商业、政治、教育等领域更难出头，非裔青年以年轻肉体为本钱，大量涌入脱困机会相对较高的运动领域。这种“堆叠”现象，导致弱势族群的菁英运动员比例偏高，造就“黑人会运动”的刻板印象。

但在少数非裔球星成功故事的后面，却有著更多不被看见的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。篮球是非裔球员主宰的运动，但真正能进入美国职篮的非裔青年比例极低。根据2000年代统计，非裔年轻男性进入NBA的机会，不是万中选一、而是更夸张的1/135800。更何况是网球这种“白人运动”，有色人种要打出天下是难上加难。

白色的反面：改变女网的肌肤

但小威直指判决不公是种族歧视，因为许多白人选手面对相同情境时，并不会被裁判与主办单位下如此重手。

起源于19世纪后期贵族间的“草地网球”，受到当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欢迎，因为他们积极透过休闲活动与艺术美学来彰显身份；加上作为少数可以男女混合比赛的球类活动，兼具社交功能的网球，逐渐风靡大

西洋两岸，成为流行于有钱有闲阶级的运动。私人草地球场的维护成本、及俱乐部的巨额会费，构筑了财力高墙，将“白人中上阶级”以外的群体都“自然地隔离”在网球之外。

二次大战后随著种族隔离政策松动，网坛开始出现黑人球员先驱。美国国家草地网球协会（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 Tennis Association）迫于压力在1950年发给女网球员吉布森（Althea Gibson）参赛外卡，成为第一位进入美网前身美国锦标赛的黑人选手。她于1956到1958的三年间赢得五次大满贯女单冠军，但在种族歧视与业余网球的时代，吉布森无法靠网球的傲人成绩累积财富，甚至因经费拮据而被迫早早结束仍大有可为的网球生涯。

在吉布森退役的十年后，亚许（Arthur Ashe）于1968年美网成为第一位赢得大满贯赛男单冠军的黑人选手，他在公开赛时代战功彪炳，是冲破种族隔离的运动界代表人物之一。不过，当民权运动后愈来愈多黑人好手进入棒球、篮球等职业联盟，相对烧钱的职业网球，在亚许之后的非裔球员却寥寥可数。

直到大小威廉丝开始称霸的本世纪初，网坛的种族歧视依旧严重。2001年印地安泉大师赛（Indian Wells Masters），两姊妹原于准决赛强碰，岂料赛前大威因伤退出、小威不战而挺进决赛，“阴谋论”不脛而走。决赛日大威和威爸走入观众席时，十多名球迷用种族歧视的脏话辱骂，还大喊“把他活活打死”。隔年大威在美网准决赛遭遇法国好手莫瑞丝摩（Amelie Mauresmo），纽约“主场”球迷却狂嘘大威，让威妈大表不满，认为是针对非裔女性的歧视。



最夸张的言论则是2001年电台体育主播罗森堡（Sid Rosenberg），他讥讽大小威的外表与体格，大酸“她们的比赛让人看不下去……肌肉那么大支，根本是男人吧”；他还说，大小威不该登上《花花公子》杂志（Playboy），而更适合上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（National Geographic）。

歧视不仅来自场下，更来自场上。小威多次在大赛跟裁判冲突，包括最近一次2018年美网决赛的严重口角，不仅让她吞下巨额罚款，甚至因“偷走”大坂直美的大满贯首冠荣耀时刻，而被许多球迷“记恨”，加深“黑人容易暴走”的刻板印象。但小威直指判决不公是种族歧视，因为许多白人选手面对相同情境时，并不会被裁判与主办单位下如此重手。

她的对手之一辛吉丝则觉得威廉丝姊妹靠著黑人血统占尽便宜，“就因为黑人，所以她们能拿到很多赞助。碰到问题时，她们还可以说是因为种族歧视。她们总会说，因为我们的肤色，所以会发生这些鸟事”。曾被迫掩饰同性恋身份且饱受歧视的1980年代名将娜拉提诺娃（Martina Navratilova），并不因同为弱势者而惺惺相惜，反而说“大家都不敢批评她们，因为怕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”。

20世纪的反面：新世纪女网的美学政治与商品

小威改写新世纪女网的美学，正是将种族、阶级与性别的矛盾，带回女子网球的视野里。

对照上世纪白色优雅的职业女子网坛，威廉丝姐妹是十足的“反面”、难以被网坛接纳的“他者”。时尚女网标志人物库妮可娃（Anna Kournikova）就说：“我讨厌我的肌肉。我不是大威，也不是小威。我是女人，我不想像她们看起来那么像男人”。

优雅白的反面，不只是肤色与肌肉，还有黑人嘻哈文化的服装打扮，往往跟讲究简约典雅又低调奢华的传统网球美学格格不入。1998年法国公开赛混双比赛转播，担任评论的麦肯诺（John McEnroe）问艾芙特对威廉丝姐妹的彩色头发串珠有什么看法，她直说对这些闪亮发饰“很厌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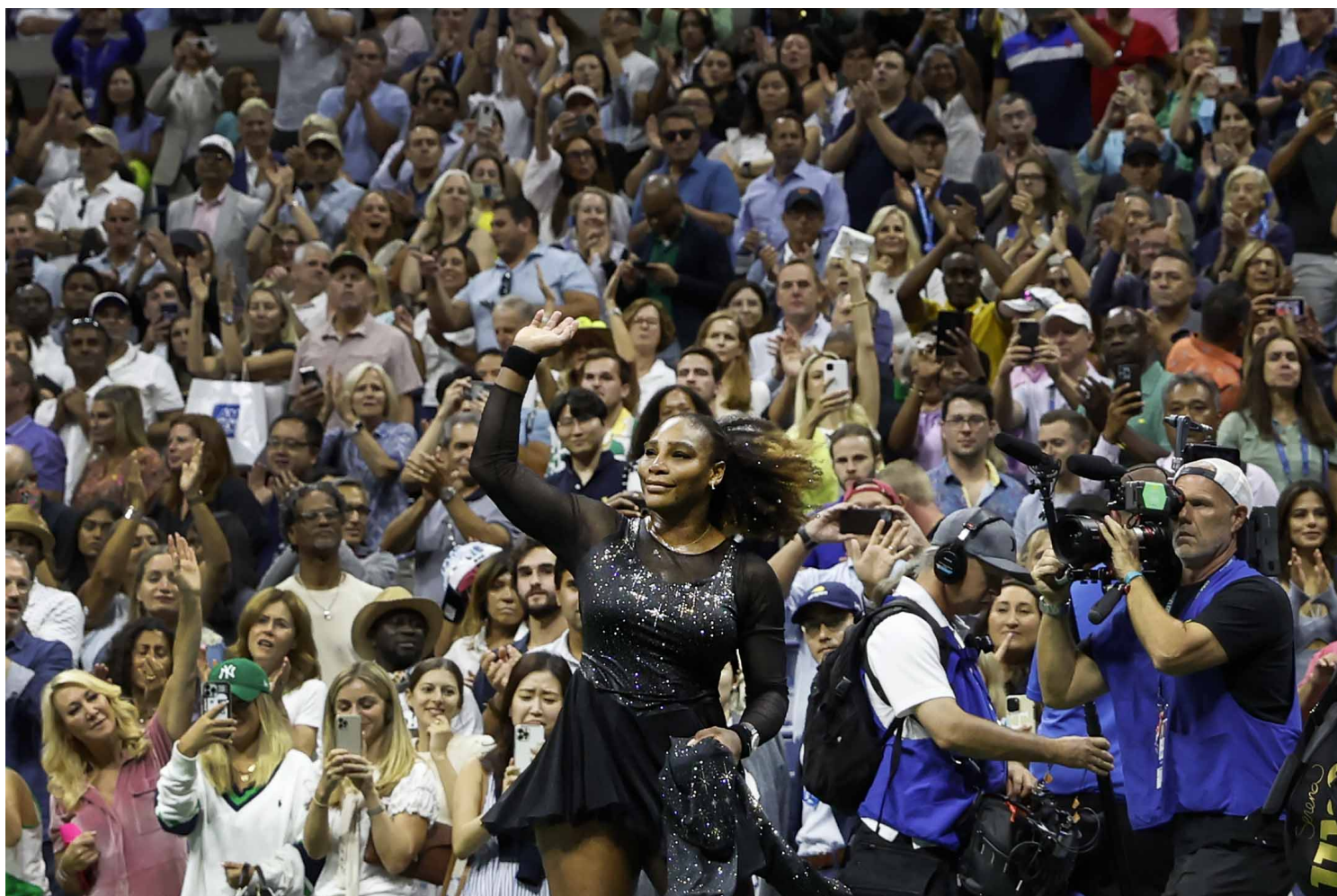
小威2002年美网出赛时，穿上自己设计的莱卡纤维黑色紧身连身战袍“猫装”（catsuit），有些人为之惊艳，但更多人认为“太超过”，甚至形容是“卡通超级英雄装”，会分散对手的专注力。2004年美网，小威改以一袭牛仔短裙搭配及膝黑色长靴，结果被大会要求在比赛时换下长靴。2018年法网赛事她换回猫装，被

王办单位以“请尊重比赛与场合”为田禁止。

冲撞网坛传统美感的小威，并非奇装异服的搞怪艺人，而是代表了1990年代黑人嘻哈文化逐步主流化与商品化的趋势。融合饶舌、刺青、涂鸦等源于美国都市黑人贫民区的嘻哈文化，就如同各类欧美边缘的青少年次文化，因为受到年轻消费者喜爱，市场潜力被NIKE等跨国企业注意与挖掘后，成为大量贩售的流行音乐与服饰商品。

出身洛杉矶贫民区的威廉丝姊妹，正是最能够体现嘻哈文化与品牌价值的网坛代言人。所以她们职业网坛出道初期，就吸引了Reebok、Puma、Wilson等运动品牌代言，及目标为女性顾客的美容业者雅芳（Avon）、青少年消费者的电玩业者Sega的大把赞助。随著小威近二十年的网坛制霸，也把她推上多次“全球最高年收入女运动员”的高峰。

小威的嘻哈品牌代言人角色并非“横空出世”。1990年代前后，黑人消费族群与文化的跨国商品潜力逐渐展现，最具代表性的体坛代言人是黑人运动主流的“篮球大帝”乔丹（Michael Jordan）；在他之后，高消费族群的高尔夫球则有了老虎伍兹（Tiger Woods）。1997年，美网新建主场地以非裔先驱亚许命名，标志了种族平等，也开启了黑人网球消费族群的可能。正是同一年，大威廉丝首次挺进美网女单决赛。



2022年9月2日，小威廉丝（Serena Williams）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（The U.S. Open）止步第三轮，离场时向球迷道谢。摄：Sarah Stier/Getty Images

商业头脑似乎与网球智商同等优秀的小威，不只代言与投入自创时尚品牌，更在2014年成立“莎琳娜创投公司”(Serena Ventures)，主要投资于非裔与女性所主导的新创事业。

小威成功将自己一家人与黑人流行文化，带离贫民区、进入新世纪的女子网球，但网坛真正不再优雅白了吗？大小威制霸女子网坛为职业网球吸引了许多黑人球迷，但受到种族与阶级的限制，黑人女子球员在顶尖职业网球赛事中，似乎仍是后继乏人，更别说职业网球的管理阶层仍是白人主宰。作为极少数“例外”的非裔女子网球顶尖选手，有人担心强调小威“不世出”的成功，反倒掩盖了网坛与美国社会的不平等。

上述忧虑有理，但往往是对运动明星不免失之严苛的个人责备论。小威在跨世纪的球赛中，面对每一位“练武奇才”的难缠对手，不单单是身体与心理素质的较量，也是一场场种族、阶级与性别等社会条件的较劲。经历印地安泉大师赛的激烈冲突后，她捐助争取种族平权的“平等正义倡议”(Equal Justice Initiative)；作为全球高收入的女子运动员之一，她为“黑人女性同工同酬”(Black Women's Equal Pay)诉求发声。

把网球单单视为一种身体美学，就是掩盖运动背后的社会条件与矛盾。以法兰克福学派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的美学与政治概念来看，小威改写新世纪女网的美学，正是将种族、阶级与性别的矛盾，带回女子网球的视野里。优雅白的女网，在本世纪得以降落凡间，获得真实力量与多元色彩。